



荣获1995年加拿大最高文学奖—加拿大总督奖

● 霍林斯黑德短篇小说集

躁动的少女

THE ROARING GIRL

[加拿大] 霍林斯黑德 著

GREG HOLLINGSHEAD

重庆出版社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荣获 1995 年加拿大最高文学奖——加拿大总督奖

躁动的少女

——霍林斯黑德短篇小说集

〔加拿大〕霍林斯黑德 著
王 宏 译
朱丽亚

▲重庆出版社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 CHINA

GREG HOLLINGSHEAD
THE ROARING GIRL

本书据 Somerville House 1995 年版译出

Copyright ©1995 BY GREG HOLLINGSHEAD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1998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China

中文专有出版权©1998 重庆出版社
中文国际版权通过 Anne McDermid & Associates
Toronto, Ont. Canada 获得

The Translators wish to express their gratitude to the
Canada Council for its financial assistance.

责任编辑 张敏生
封面设计 邵大维
版式设计 聂丹英

〔加拿大〕霍林斯黑德著 王宏·译
朱丽亚

躁动的少女——霍林斯黑德短篇小说集

ZAODONG DE SHAONU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 插页 6 字数 168 千
1998 年 6 月第一版 1998 年 6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

ISBN 7-5366-3940-6/I·741

定价:15.00

内 容 简 介

这部集子收集了格雷格·霍林斯黑德近年来撰写的12篇优秀短篇小说。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加拿大当今社会的现实。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这些作品正是当今加拿大社会的真实写照。

格雷格·霍林斯黑德擅长对人物进行心理描写并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心理活动过程。他能以敏锐的目光观察生活,透过现象剥离出本质,因而写出的作品颇具影响力和震撼力。我们把当代加拿大著名小说家格雷格·霍林斯黑德的代表作《躁动的少女》首次介绍给国内读者,相信大家在阅读该小说集后定能感到开卷有益并增加对加拿大当代文学的了解和认识。



作者近影

作者简介

《躁动的少女》是加拿大当代著名小说家格雷格·霍林斯黑德 1995 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该书一出版就受到读者的欢迎,仅在当年就重印了四次并荣获 1995 年加拿大总督小说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生的加拿大年轻一代作家中,格雷格·霍林斯黑德可谓多才多艺,卓越超群:一方面,他是加拿大艾伯塔大学的文学教授,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另一方面,他又勤于文学创作,已先后在加拿大和美国的文学刊物上发表了 50 多篇短篇小说和一部长篇小说。他的作品还多次在国内外获奖。1995 年,《躁动的少女》荣获了加拿大国内最高文学奖——总督小说奖。加拿大的文学界同仁对该短篇小说集交口称誉,称赞这些小说“出神入化,鞭辟入里,近似完美”,“反映出当代社会的繁纷复杂,当代人的困惑和喜悦”,是“一部雅俗共赏,看似怪诞实为严肃的优秀短篇小说集”。

献给罗莎和戴维，
我最亲爱的人。

耶稣曾说过：“要成为路人。”

——圣·托马斯福音书

世上没有天真的旁观者，
他们站在那里做什么？

——威廉·S·伯勤斯

致 谢 词

为了帮助我更好地写作本短篇小说集的人物,作者想感谢特雷佛·弗格森(Trevor Ferguson),罗莎·斯派塞(Rosa Spricer),默纳·萨默斯(Merna Summers)和韦恩·特夫斯(Wayne Tefs)。同时我对我的责任编辑帕特里克·克林(Patrick Crean)对小说中人物的同情和关注表示感谢。

书中大部分内容都是在艾伯特基金会提供资助期间完成的,对此我表示诚挚的谢意。

格雷格·霍林斯黑德

目 录

房屋出租以后	(1)
运往苏丹的药箱	(13)
躁动的少女	(39)
玫瑰屋	(63)
有理性的人	(81)
人鼠之间	(93)
一夜狂欢	(101)
房产鉴定	(127)
童年往事	(139)
旅澳归来	(161)
快活之余	(175)
行走在月球上	(199)
译后记	(211)

房屋出租以后

由于我和妻子要外出足足一年，我们只好把房屋出租给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我们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广告，接下来就是与前来洽谈租房的人逐一见面。这些人中的大部份都令人失望。如果谁家的狗让他们领着散步，这狗一定会由于无人看管而惨死在车轮下。

德里克是一家有线电视公司的技术人员。他称可以免费为我们接通闭路天线。德里克身材矮小，长得却很结实。与此相比，瘦长的弗兰克却显得更逗人喜欢。他虽然头顶光秃，却披着一头煞是好看的金色长发。弗兰克在一家螺旋齿轮公司工作，据传很快会提升为部门负责人。

此人幽默大方，举止文雅，在他红润的脸上镶嵌着一双捉摸不透的眼睛。

我们与他俩是在客厅里会的面。他们是第一批来电话询问的人，也是第一批前来看房的人。他们曾察看了我们房屋的设施及其它情况，现在又回来了。他们的再次出现显然对他们很有利。德里克有洁癖，两人异口同声地说道，因为他每天都会双膝跪地，不停地擦地板。弗兰克则对收集古董十分入迷。他想知道我们能否允许他把自己珍爱的一件十九世纪的黑色樱木大衣柜搬入他的卧室，我当场表示同意。

弗兰克还要求把车库油漆一新。他有一辆性能优越的雷鸟牌轿车，但他要等到把车库油漆一遍以后才会把车开过来。

弗兰克非常喜欢那辆车，德里克轻轻地插了一句话。

我则表示愿意负担油漆的费用。

稍停片刻后，我谈了一下自己对住房问题的看法。我说：“就我而言，我知道一些典型事例。当你们得知这些典型事例后，你们有可能会害怕。因此，我选择住在像现在这样的文明小区里。我买了保险，有了家室，晚上11点准时睡觉。我妻子和我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我知道经过一年四季的风吹雨打房子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我懂你所说的意思，”弗兰克说道。

“我已经注意到油漆在起气泡、裂开并开始脱落。”我继续说道。“我曾透过壁板的洞，通过用触摸沙石和粉末的硬度来检查房子地基的情况。有一次，霜冻使房子附近的人行道裂开了一条二英寸宽，六英尺长的缝口。这缝口从人行道的灰泥层一直延伸到了房子的墙脚。我半夜醒来时发现了这个情况，立即吓出了一

身冷汗。‘如果墙里的水结成了冰，整个房子就会倒塌！’我还担心屋顶会成为冰坝。”我摇了摇头。“我非常清楚冰坝可能造成的危害。当我想到水正通过房子的托梁往下渗透时，我只能流泪。当想到房子后面的屋顶正发生移位时，我更是伤心欲绝。”

· 此时，我们已是谈得十分融洽。我望了一下妻子，她正不停地点头。德里克和弗兰克也在点头。

“房子是旧了一点，”德里克说道。“不过对我们很适合。”他看了看手表，然后说：“我看我们还是早点成交吧。”

我打电话跟弗兰克的担保人，也就是他的婶婶，了解情况。她称她对弗兰克已年满 27 岁仍没有找到可靠的女朋友而担忧，但照看房子则不应有什么问题。听了这话，我也就放心了。

我们把房子租给了他们。第二天当他们来与我们洽谈房租时，德里克这个吝啬鬼又把月租金压低了 40 元。不过，他们还是按照规定交付了租房保证金。到了月底的那天，他们带着一大堆捆扎整齐的包裹准时到了我家。

“即使与你们俩打交道，我还是紧张，”我坦白地说道。“这是由于年龄的差距。人的经验越多就越容易变得谨慎。一旦人变得过于谨慎，他就会变得麻木，变得如死人般不可救药。人们说，凡事还是小心点为好，不要去冒险。但这是针对老年人的忠告。他们愿意听这样的忠告，因为他们不愿冒险。年轻人可不这样看。他们处处在寻找冒险的机会。对他们来说，任何忠告只能适得其反。因此，一味冒险的年轻人和谨小慎微的老年人完全属于水火不容的两个世界：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生活圈子。”

“你说的话也许有道理，”弗兰克说道。我们在与他俩握手话别时祝愿他们在住我们的房屋这段时间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

在去机场的路上，我们开玩笑说，这两位年轻人以如此低的价钱租到了我们的房子一定会高兴得发狂。但愿他们不要高兴过头，失去理智，把我们的家俱给砸坏了。

在最初的几周里，德里克来过好几次电话，谈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他显然是一个爱挑剔的家伙。他想对房子的正门及附近区域进行维修加固以抵御严冬。另外，他还要求在厨房的橱柜门上安装磁性钩扣。我告诉他我没有意见。我让他放心去做，我会付钱给他的。我说，尽管我们的房子决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但我知道从有些人家里的通风孔流入的寒风能把狗盘子里的牛奶冻成冰。我还看见有人在从地上站立起来时头撞在开着的橱柜门上结果造成了脑震荡。我说，我会尊重他这合理的要求。然而，事情的发展却超过了我最初的预料。

德里克来电说，“这可能会花去你一大笔钱。猜猜看是什么事情？你家里现在有缆绳状图案装饰了。”

帐单纷至沓来，我们一一付清了款项。很长一段时间，除了收到寄来的远期支票，我们再也没有得到他们的任何消息。有时，房子似乎离我们太远，用不着去操心；有时，我却有点心神不安。我终于忍不住打电话去询问情况。我一共打了三次电话。前两次的接话人都是我不认识的陌生人。他们称弗兰克不在家，也不知道他会何时回来。在这两次通话的过程中，似乎都有年轻人在屋里聚会。我隐约听到了有人在互相取笑，有人在吵着要喝啤酒，我还听到从立体音响里发出的阵阵音乐声。虽然他们所在的时区比我们的要晚，但通话的时间却是在当地时间星期三的下午。

最终我找到了弗兰克。我在电话里对他说：“弗兰克，我和我

妻子都感到了不安，因为你把我们的房屋当成了年轻人聚会取乐的场所。你应该知道你的职责，你说对吗？”

“我一定恪守职责，”弗兰克说道。“不要担心。我们是请了一些朋友来聚会。你们的房子不错，我们非常喜欢。”

“不要自找烦恼了，”我妻子对我说。“我们是无能为力的。”

在房屋出租后的第六个月，我们新近收到的一张缴纳房租的支票遭到银行拒付而被退回。当我打电话向弗兰克查询此事时，他解释说：“这不应成为问题。我估计罗德根本没有去银行。在支付他薪水的支票上可能有债权纠纷。我今天马上另外寄一张支票给你。我还要和罗德谈谈此事。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发生类似事件。”

我问他谁是罗德。弗兰克称罗德和休是租房的合伙人，他们现在一起共用我的房。我又询问德里克的下落。弗兰克称德里克早就搬走了。他曾带着他的女友住在这里，但三人相处得并不融洽。现在罗德和休搬了进来，和弗兰克住在一起。大家都生活得很舒心。

“弗兰克，我很抱歉，”我说道。“我一听到重金属摇滚乐就会头晕。”

在我和弗兰克通话之时，我仍能听见从电话的那一头传来的嘈杂音乐。显然，他们正在举行一次新的聚会，而此时正值当地时间星期一中午时分。

在一年的12个月中，只有七个月的支票被证实为有效。我再也没有给弗兰克打电话，因为与他通话只能使我增添更多的烦恼。一年过去了。我们乘飞机回到故乡，准备应付家中可能出现的最糟局面：四处乱扔的烟头，啤酒混战留下的污迹以及杂草

丛生的后院。我曾试图从机场往家里打电话，但电话线占线长达15分钟。当我们驱车到达我岳母家时，电话线仍然占线。我把妻子留在她母亲家里，然后直接往家里赶去。按照租房合同，这应该是弗兰克搬走后的第二天了。

家里正举办一次社交聚会。前来为我开门的年轻妇女名叫休，她身材矮小，胸脯却大得惊人，看上去极不协调。当我说明自己的身份后，她木然地点了点头。

“弗兰克在吗？”我问道。

“等一等，”休停顿了一下，然后直截了当地说：“我这里有一则坏消息。弗兰克死了。”

屋里正在举行的是弗兰克葬礼前的守灵仪式。休请我进入到屋内。这里到处弥漫着刺鼻的烟草味，毫无遮掩的狂笑以及令人头晕目眩的重金属音乐声。一位鼻梁凹陷，身材高大的年轻人把手放在了我的肩膀上。

“告诉你，老家伙，弗兰克可是一位圣人。他会在天堂吻你的屁股。来，我给你看一件东西——”话音刚落，他已消失在人群中。

我在厨房里找到了休。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问道。“弗兰克是怎样死的？”

“你真的不知道？”

“我刚刚才回来嘛。”

“哦，对。”她刚想开口，然后却停了下来。“喂，猴子！”她朝着大厅的方向嚷道。“把电话扔掉，快来告诉这个老家伙弗兰克是怎样死的。我讲不清楚。”

被称为猴子的这位年轻人看上去一点也不瘦小，相反却腰

圆体胖，还长着一张鲁莽的脸。他向我讲述了弗兰克的死因。

星期六晚上，弗兰克在关闭了自己在当地经营的一家酒吧之后，随即和他的一些朋友回到住所看录像。大概在清晨时分，弗兰克失踪了。没有人看见他离开，也没有人注意到他的离去。他去了楼上的卧室，穿上了他最好的西装，从冰箱里取了一瓶啤酒，然后径直向车库走去。他进入车库后就把车库的门锁上了，接着他钻入那辆老掉牙的福特牌轿车。星期天和星期一，罗德和休都在相互询问弗兰克的下落。星期二，罗德注意到车库的门被反锁上了。星期三，车库的大门仍然紧闭。到了星期四，罗德踢开车库的门，这才发现弗兰克由于一氧化碳中毒窒息而死在车内。弗兰克死时身穿笔挺的西服，脸上还带着微笑。车内的座位旁边有半瓶未喝完的啤酒，他的手指上夹着一根抽了一半的香烟。

“那一定会是一张龇牙咧嘴的笑脸。”我说道。

猴子没有听见我的话。他说，弗兰克未能把车库油漆一遍，这太遗憾了。“开福特车的人一般都不会想买住房。”

“你知道吗，”我告诉猴子说。“有时我妻子在读完报纸后会发表评论，‘报上的坏消息怎么越来越多？’而我则会说，‘报纸上的消息总是坏的。’其实，我们并不是在评述报纸和消息的本质，我们谈论的是世界的本质。如果有谁期待听到更多的好消息，那只会适得其反。”

那位鼻梁凹陷的年轻人拿着一本由吕宋纸制成的淡黄褐色纸夹走了过来。他把猴子推到一边。“你了解作为花花公子的弗兰克另外的一面吗？他是一位艺术家。在我们以签名结束当天的工作时，很多人都会潦草地写下自己的名字，然后急于离开。